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历史名人研究

张苍水海上春秋 编年辑笺 (1645—1664)

祝求是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张苍水海上春秋 编年辑笺

(1645 — 1664)

祝求是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苍水海上春秋编年辑笺:1645~1664 / 祝求是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308-13068-4

I. ①张… II. ①祝… III. ①张苍水(1620~1664)
—生平事迹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4204 号

张苍水海上春秋编年辑笺(1645—1664)

祝求是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文字编辑 陈 玥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182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068-4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http://zjdxcb.tmall.com>

前 言

明清之际,既是一个农民大起义反抗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剧烈时代,也是一个民族斗争和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大变革时代。最终由于李自成败于自己的竞争对手皇太极和多尔衮,使清朝代替明朝而统治了中国。于是出现了以前曾有过的与辽、金、元相似的非汉族为主体的政权。这也说明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汉族以外的国内其他民族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其地位越来越重要。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又一新开端,使民族矛盾暂时上升到突出地位。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往往既是斗争,又能促进国内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导致国家的进一步统一。但在清初,由于满族掌握最高统治权,汉族暂时失去了主导地位。特别是明末李自成农民大起义未曾直接波及的南半部中国,民族矛盾尤为突出。于是就出现延续将近二十年的反清复明运动。这就是明清之际的历史大背景,而张苍水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位抗清义士,同时又是一位浙东地区的乡贤。

张苍水,名煌言,字玄箸,苍水为号。浙江鄞县人,明崇祯壬午举人。明万历庚申(1620)六月初九生,清康熙甲辰(1664)九月初七殉难于杭州。年轻时,生而“清峭劲挺,趺弛不羁”,不喜欢作章句之学。乙酉闰六月十二日,钱肃乐在宁波起义抗清。他积极响应。受命至天台迎鲁王,监国于绍兴,走上抗清复明道路。

梨洲为张公写《墓志铭》,曾曰:“宋、明之亡,古今一大厄会也。其传之忠义与不得而传者,非他代可比。就中险阻艰难,百挫千折,有进而无退者,则文文山、张苍水两公为最烈。”《明通鉴》作者、清代学者夏燮,有关张

公则写道：“残明自福王以后，遗臣死事……而煌言殿其后，遂以收明二百七十年剩水残山之局，其所系岂浅鲜哉！”二说皆指明张公在历史上有不可替代之地位。是时势促成，抑是主观践履所致？破解此题，必须先从反清复明运动的性质着手。明清之际的这场斗争，是由满人入侵中原引起，具有爱国主义性质。但正如季羨林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一文所指出，正义的爱国主义应该分两个层次：一般人的爱国主义，就是当国家受到外族侵略，起来反抗，保家卫国，爱我们的国家，这样的爱国主义，当然应该歌颂、应该赞扬。然而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则与文化相联系。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观点，中华文化就是三纲六纪。其实“三纲六纪”，也就是张公在诗文中屡次提到的“正气”“纲常”。在《复伪提督田雄、镇张杰、道王尔禄书》就曾曰：“两间自有正气，万古自有纲常，忠臣义士，惟独行其是而已。”张公抗清复明十九年，就是坚定、毫不动摇地“独行其是”的十九年。特别是海上抗清，公自认为完全是“正气”“纲常”的赤诚实践。《复伪总督郎廷佐书》曰：“而忠贞之士，则不然。其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毡雪自甘，胆薪弥励……故尔凭陵风涛之中，纵横锋镝之下，迄今逾一纪矣。同仇渐广，晚节弥坚。”所以，公之海上抗清，是华夏传统文化之寄托，是抽象的华夏传统文化的具体化。坚持海上抗清，即表示华夏传统文化之存在。癸卯《复赵督台二首》诗，有：“衣冠犹带云霞色，旌旆长悬日月痕。赢得孤军同硕果，也留正气在乾坤！”所以尽管公之海师最后成了海上孤军，但是“孤军犹是汉威仪”（公诗《甲辰元旦》）。在《上延平王书（辛丑）》云：“况普天之下，止思明州一块干净土，四海所属望，万代所瞻仰者，仅啻桐江一丝，系汉九鼎。”也是同样含义之表达。所以，海上抗清之张公，不是一般普通之人，而是“三纲六纪”“正气”“纲常”所深化之人。他的思想、作为，就是抽象文化的具体寄托。因此，易志变节与之无关；而励志坚持到底，则是他的必然。他之存在，也即体现明之存在。故佚名《兵部左侍郎张公传》最后结尾云：“煌言死而明亡。”然而何以如此说？明朝不是在二十年前，甲申清军进北京时就已经灭亡了吗？即是明亡后坚持在南方坚持抗清的南明残祚，也随着二年前永历帝蒙尘而消失于历史了。所以此“明”所指不是通常所言之明朝，而是指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世界之明朝。形似虚幻，而实际上是切实存在的。公《答伪安抚书》所言，就为我们提供了实证。在《答伪安抚书（壬寅）》有言：“不以盛衰改节，不以成败易心者，无非欲为万古留纲常，为两间存正气。”说到底，公坚持海上抗清复明，其最终目的还是

为了维护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三纲六纪之精神大旗。也即精神世界之“明”。直至心目中的最后图腾偶像——鲁王死了，海上抗清义师散了，连自身也被清政府所执，一切希望全破灭。唯一所能做的，只有如同文山、叠山那样视死如归。这“非好死而恶生也”，是“义所当死，死贤于生；义所当生，生贤于死。盖有舍生以取义者焉，未闻求生以害仁者也”。[《贻赵廷臣书（甲辰）》]从上所述，张公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提到的历史上不可替代之地位，应该不难理解了吧！他和文天祥一样，是中国故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催生下结出的晶莹奇葩。

其次，张公上述不可替代之历史地位之拥有，还与战略抉择有关。丙戌画江师溃，浙东忠义之士纷纷上山下海，继续从事抗清复明斗争。至辛卯舟山之败，暂告一段落。凡上山结寨抗清者，如王翊、冯京第、张梦锡等，无不在清兵为进攻舟山扫清道路而加强进剿中兵败身亡。这是敌强我弱形势下，可以想见的结果。而张公，虽然开始也曾结寨上虞之平冈，但不久便转而下海。自此，如公在《复伪总督郎廷佐书》所言：“凭陵风涛之中，纵横锋镝之下。”公之由山转海，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复伪提督田雄、镇张杰、道王尔禄书》曾曰：“况水陆自有长技，战守早有定谋。”这与公生长在浙东宁波，此地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与海洋关系密切。所以公从小受海洋文化的滋养，适应军事战争自然有自己独到之见。公这一战略抉择转变，对日后的抗清复明斗争至关重要。因为当时面对的敌人是清军，无论八旗，还是绿营，都只强于陆战；而水战，都是从零开始，因此相当长时期仍是弱项。选择海上为战场，就能避强就弱，化不利为有利，有利于寻找主动权。最为人们熟悉的例子便是辛卯舟山城之陷。是役，先是海战，当推进到城之攻防，则已是陆战，战争进行得异常残酷，除了像金允彦个别不坚定分子降清外，几乎是与城俱尽。而张公当时正随张名振在海上，所以能避开锋芒，南下闽海，赢得喘息机会。论者云：“（公）自丙戌航海，甲辰就执，三度闽关，四入长江，两遭覆溺，首尾十有九年，其经营为倍蹇矣。”（沈冰壶《张公苍水传》）公之可歌可泣，扬正气，存纲常的抗清复明的十九年斗争史，就这样写成于海上。可以说，如果没有海上抗清之抉择，也就没有堪与文天祥相提并论的张苍水。

华亭徐孚远闇公，公同年生也。叙公《奇零草》，引《梁史》江陵沦陷，王子珩以一州之力，声义抗旌。虽兵败被执，盖以复仇为事，终不北面于陈。陈庆之以兵八千北伐，乘胜下元魏数十城，直据洛阳；及势失兵燹，间行得

达江南。此二人者,其行事与公绝相似。而其志与日月争光,则徐公又拟之诸葛武侯、文信国矣。夫公之才远不及武侯,望亦逊于信国,而时之艰,境之奇,则更甚于武侯、信国。惜哉!以徐闇公对公了解之深,尚未能体察公以海上为战场之战略远见。试想,如果公不是以水师进长江,仅不到千人之偏师,怎能直达芜湖?没有这次进军按芜,传檄郡邑,又怎能使当时潜藏蛰伏着的复明运动之软实力得到催化,迅速发芽、开花、结果。旬日之间,大江南北,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相率降于明。而下流之常、镇各属,亦皆为叛降计。江、楚、鲁、卫豪杰,多诣军门受约束,归许牙衄相应。这是多么壮观的局面,以此功业,当时历史上有几人能与之相媲美!所以,当代南明史专家谢国桢先生给予公以极高的历史地位,认为可与郑成功的抗清海师、李定国领导的西南抗清义师鼎足而三(《南明史略》),可以说是有见地之论。但这只能说是从历史的横向看;如果纵向看,就应借用历史上对张苍水深有研究的浙东著名学者全祖望所言,突出十九年抗清复明斗争主线,云:“如江上争颁诏一案,是苍翁始终为(鲁)王脉络;中间又能转移郑氏,使化其旧隙为我合力,是苍翁最大作用;晚年欲再奉(鲁)王起事,及力必不逮而后散军,是苍翁始终为(鲁)王结果。此乃十九年中三大节目也……”(全《碑》尾附:《旧寄万编修九沙札》)此乃对苍水公光辉历史的提纲挈领之论。

张公之肉体,可以在三百多年前为自己信念而牺牲,但是所高举之“正气”“纲常”大旗不应降落,其大仁大义,百折不挠之精神更应该永存。正如张公自己在《被执归故里》诗中所云:“人生七尺躯,百岁宁复延?所贵一寸丹,可与金石坚,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今天纪念张苍水这位乡贤和义士,就应该尽可能全面、真实地认识他的这段海上抗清历史的文化精髓,并积极地从中吸取有利于现实的历史文化养料。古为今用,让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目 录

编年辑笺正文:乙酉(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至甲辰

(康熙三年·1664)九月 (1)

主要史料来源 (163)

后 记 (164)

乙酉(顺治二年·1645)

闰六月十二日,宁波原任刑部员外郎钱公肃乐,率乡绅士民起师抗清。是日,移檄诸乡老。公先至,即遣迎明鲁王(朱以海)于天台。授行人。至会稽,赐进士出身,加翰林院编修,改兵科给事中。入典制诰,出筹军旅,颇见其优。^①

按:五月,南都亡,清兵继续南下。随之,浙之东西,抗清风起云涌。不久,便波及宁、绍。甬上之抗清起义,首事者为六狂生(董公志宁、王公家勤、张公梦锡、华公夏、陆公宇燭、毛公聚奎),而张公苍水,既是带头响应者,又是首先受命重任者之一。即奉钱公忠介命,至台州迎奉明鲁王监国。继之画江之役期间,也是起义群体中受人瞩目者。全祖望《明故张侍御哀辞》有云:“六狂生之起也,董、华诸公皆司书檄,奔走其间,顾文弱,非能豫兵革也。而侍御于弓矢矛戟皆习之精,故尝在战斗中,当是时,左右钱忠介公者,莫如张公苍水,而侍御亚之,军前呼曰大张君、小张君以别之。”^②

明鲁王朱以海。据《海东逸史》:太祖第十子荒王檀九世孙。父肃王寿镛,崇祯十七年二月,诏以王绍封。三月,京师陷,王避兵南下。五月,福王立于南京,命徙封江广,暂驻台州。据《鲁之春秋》,暂驻台州乃乙酉四月。五月十一日,清兵至南京,弘光帝出走。一月后,六月十三日清兵至杭。闰六月开始,清兵勒剃甚严,士民咸恟,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正如徐芳烈《浙东纪略》曰:“浙东汹汹,余姚乡绅原任礼科左给事中熊汝霖,与原任职方司郎中孙嘉绩密谋举义。于是宁绍分守于颖亦与之通。汝霖又以定海总兵王之仁心有机权,遗书相订。于初八日走甬东,面请之仁兵期,以十二日会孙嘉绩于定海,约齐举事。于颖亦复与原任锦衣卫指挥朱寿宜等谋,预令生员庄则敬等募江船百余艘至西陵。而绍兴义士郑遵谦亦暗结壮士数百人,将大举。”此时,宁波也不落后。先有甬上六狂生首倡谋义,遍谒诸乡老而莫敢应。初十日,得余姚孙公起义后来书约其门下士故吏部都给事中林公时对为之后继。次日,林公谋之诸乡老,终莫敢应,六狂生皇皇计无所出。六狂生之一陆宇燭,故与钱公同研席相善,途中闻公已至,大喜,挽公入城,遂定谋于下一日起事。所以,钱忠介公于闰六月十二日起兵抗清,实属此时浙东抗清潮流的重要一股。此时,已驻台州数月的鲁藩,亦已因时而动,瞿共美《天南逸史》:“陈函辉首先推戴,张国维继之,迎王至绍,即监国位。”《续甬上耆旧诗》卷六《谷通政文光传》:“字电飞,一字耐庵……崇祯中累官鲁府长史。甲申,扈王南下,诏暂住天台。

① 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②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乙酉(闰)六月,陈公函辉举兵,遣人至鄞约共事者,遂奉王监国,入越,以潜藩旧臣论翊戴功,累官通政使司。”据徐芳烈《浙东纪略》言:“台州鲁藩与台绅陈函辉、南洋协镇吴凯等亦杀北使,大起征兵措饷。……(闰六月)廿一日,台州绅衿士庶共推鲁藩监国,以张国维、宋之普居内阁,陈函辉为詹事,张文郁为工部侍郎。国维仍管兵部事,乃告归募兵。”苍水公是在十二日抗清起义后被钱公所遣至台州迎鲁王监国(据全祖望《忠介钱公神道第二碑铭》,奉笈迎请鲁王监国在是月十八日),抵达时必在廿一日当地“共推拥鲁藩监国”之前,故有机会参与“共推拥”之列。据明清史专家孟森说:“闰六月,九江道僉事孙嘉绩、吏科都给事中熊汝霖起兵余姚,兵部尚书张国维起兵东阳,刑部员外郎钱肃乐起兵于鄞。鄞首遣举人张煌言奉笈赴台,请王监国。同时,宁波各县以兵以饷来归者数起,旬日复上笈,而国维等表亦至……”^①显然,张公至台奉王监国,略先于稍后之“台州绅衿士庶共推”。因此,在台州鲁王监国即授公行人,接着,奉王至绍兴,鲁王监国又赐公进士出身,加翰林院编修,典制诰,以此揭开了公此后一生图存于危难之间,出生入死,百折不挠,忠贞不屈,自始至终奉鲁王监国到底,直到成仁取义的十九年抗清复明斗争历程。

一般有关南明史籍,大概均作如此记载:“遣举人张煌言赴台州,表迎鲁王监国”(《小腆纪年》)。而实际上受钱忠介公派遣赴台州迎鲁王监国的并非公一人,可以说是一以公为首的团组。参见《续甬上耆旧诗》卷四十九南湖九子之一徐振奇的一首诗题,云:“赴章安迎鲁藩,同徐学博、张玄箸、董若思、王公子、毛少伯早发剡中(王系芳洲之仲子)。”诗题中所列,加上诗作者共六人。除张公外,以诗作者徐振奇和董若思较著名。董若思,即董德钦,为丁亥十二月发动甬上翻城之役的五君子之一。后因乡绅谢三宾告密而失败,董若思为戊子五月同时殉难的“四义”之一。徐振奇,据全祖望所作《传》:“字可贞,一字我庸。与钱忠介公善……及起事江干,先生欣然从之。与倪仲晦入蛟门,说王之仁而返之。以户部郎参瓜里军事。迎监国于天台,忠介将不次荐之,先生固辞而止,国亡,遁入东钱湖之青雷山,弃家不一顾。……居山中二十余年。”明亡后,徐振奇以遗民终身,是甬上汐社群体中的活跃分子之一。尚有一位称王公子者,徐振奇在诗题附注:“王系芳洲之仲子。”又,见于全祖望《句余土音·旧花封》自注:“王公子(之拭)……忠烈公(王章)次子,乙酉夏避兵至鄞。”^②可知王芳洲名章,王公子是其仲子。而王公子,名之拭,乙酉夏避兵至鄞。《海东逸史》本传作王之拭,同时又括号注明《胜朝殉节诸臣录》作拭。其《传》云:“字瞻卿,南直武进人,甲申殉难忠臣章子。南都不守,东走至鄞。”之所以作如此抉择,又与其父章曾是鄞令不无关系。《续甬上耆旧诗》卷五十有《传》,记载云:“公讳章,字汉臣,号芳洲,南直武进人。第崇祯戊辰进士,令

① 《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90页。

②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2页。

鄞。……甲申三月之变，公巡视京营，登城与贼遇，逼之降，挺立不屈，厉声骂贼遇害，较同时死难诸公事最烈……”亦正由于有此政治人缘关系，来鄞后人称其为王公子。国难之后，宁波是一忠义之区。据《鲒埼亭集·族祖苇翁先生墓志》载：“自以明室世臣，不仕异姓，集亲表巨室子弟为弃繻社。”“武进王忠烈公子之枾，以忠烈曾知鄞，故来侨寓，亦愿入社。”^①说明王公子来鄞后，即与甬上心怀故国忠义之士为伍。故此次能加入受钱忠介公派遣赴台州迎鲁王监国行列，亦属顺理成章之举。此后，据《句余土音·旧花封》自注载：“适有画江之役，监国令以墨衰知鄞县事，哭而受命。已而闻张国柱军来，度不能御，辞去入金华。时朱公大典方营行宫，谋迎驾死守，瞻卿为之治军，城破死之。”而据《鲒埼亭集·族祖苇翁先生墓志》：“顺治丙戌，之枾以部曹为金华朱阁部所招，守义乌死。”^②

以下再从徐振奇诗之内容来试探这次赴台州迎鲁王监国的更深层次的历史讯息。诗曰：“征鞍飞向赤城霞，鸟道盘旋畏日斜。亲受总戎申国主，即辞监帅走天涯。同来肝胆都无异，争效驰驱共一家。戈挽落晖原是鲁，少康祀夏定非差。”题中“赴章安”之“章安”，诗句中“向赤城”之“赤城”，均为台州之异称。天台，本汉回浦，属会稽郡，东汉改称章安；所以章安是台州之历史地名。赤城，本山名，在天台县旁。按《元和郡县志》：“赤城山在县北六里，实为东南之名山。”^③故历史上台州又以“赤城”名。“征鞍”，是借词夸张。实际上他们是徒步赴台州的。佚名《兵部左侍郎张公传》即载：“蹶躅走台郡，迎鲁藩。”穿着草鞋，徒步从早晨（“早发剡中”）直到日落西斜，一直在崎岖山道上飞速前进，奔向台州。“总戎”“监帅”均指钱忠介公。张公等在接受“申国主”（“申”，此处通“请”；“国主”，即监国）任务后，立即辞别出发；是非常迅速利落的。用今天话说，对于所接受任务之重视、积极性之高，是溢于言表的。不仅如此，同来的人都肝胆相照，思想一致，行动统一，决心实现共同的任务和理想。最后一句就是他们的任务和理想。“鲁”，指鲁藩。迎鲁王监国，目的是“戈挽落晖”。即抗清复明。“少康祀夏”，指夏朝少康中兴，说明抗清的最后目的，是要像少康中兴夏朝那样使明朝复兴。说明当时对鲁王监国所寄予的冀望值之高是超现实的。但却有它的特定原因，并且也可从中体会起义抗清志士的良苦用心。五月，金陵陷落，福王出奔，南明弘光朝亡。六月，潞王在杭州监国，昙花一现，仅三日而降清。此时之苏淞两浙，虽抗清义举接连不断，却因国无主，行无旗，汹汹然而无头绪。《台湾外记》卷二，有一句当时张国维的话，云：“事急矣！无主不可以号召天下，鲁王在台州，宜迎监国”。所以此时迎鲁藩监国不失为关键性的战略之举，可立即改变局面，使之国国有主，行有旗；纲常，正气扬；

①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 895 页。

②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 896 页。

③ 王国维：《乾隆浙江通志考异残稿》“赤城山”条。

纲举而目张,名正而言顺,使这一方之抗清复明运动走向有序轨道。如此看来,诗句对迎鲁藩监国的崇高冀望绝不是舞文弄墨的夸夸之说,而是起义抗清志士的赤诚之望。正因为出于以上原因,公与其余同行者,对此次赴台州迎鲁王监国之使命,不仅积极奋发!更是十分庄重严肃。诗曰:“同来肝胆都无异,争效驰驱共一家”。也就是肝胆相照,同心同德,为了完成使命,紧密团结如同一家兄弟。据若干年后徐振奇另几首诗透露,似乎还曾有过某种结盟性质关系。如在《赠玄箸》诗^①之首句,云:“比部当年建义旌,崇坛恭拜结同盟”。到底指的什么?忠臣义士所行,皆纲常正气所指,留待后人去捉摸长叹吧!

时豪帅拥兵自卫,目无共主,士骄民困,虽有建白,势不得行。公感愤时事,恒声泪俱咽。^②

十月,闽中(隆武)颁诏之使至,议开读礼,张公国维与熊公汝霖谓不宜开读以阻军气。朱公大典,钱公肃乐恐起争端,相持不下。当时庶僚疏论此事者,李侍郎长祥与公右张。而杨侍御文瓚右朱,力言浙闽宜合不宜分,即使主上屈节于天兴,将来无损于配天之业。时多不以为然。公与杨侍御同里,尤出揭力排之,由是相为水火,及议遣大臣入闽,公方以翰林兼行人请得辅行以折闽人之诘难。及自闽还,累有建白,不见用。^③

按:隆武帝,名聿键,是明太祖九世孙。先世唐定王朱桷,封于南阳。崇祯九年,因未奉旨出兵勤王,犯律而囚于高墙。弘光登极大赦,被释放,命他徙广西平乐。南行至杭州,南京将陷落,遇南逃的镇江总兵郑鸿逵和南京户部郎中苏观生。郑等认为“奇货可居”。当清兵至杭,潞王降清,联络在福建的郑芝龙,及文官黄道周、张肯堂等,迎唐王至福州。于闰六月,先称监国,后又立为帝,此即为南明之隆武帝。

十月,诏书至,引起开读礼之争。如上述,在鲁王监国行朝分成两派。以张公国维、熊公汝霖为代表的一派,和以朱公大典、钱公肃乐为代表的又一派。浙东诸臣,本来就多人通闽,至是,更有人争欲应之。监国不悦,下令返台州,士民惶惶,江上抗清出现严重危机。在此紧急关头,张公国维驰至绍兴,上疏唐王呈明利害,挽救危局。如上所述,张苍水在此次争议中,鲜明地站在反对开读的一边,以致与同里杨侍御文瓚形成水火。及议遣大臣入闽,张苍水方以翰林兼行人,请得辅行

① 亦见于全祖望辑选:《续甬上耆旧诗》卷四十九,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② 佚名:《兵部左侍郎张公传》,《张苍水全集·附录》,以下称“《全集》”,第257页。

③ 全祖望:《张公神道碑铭》,以下称“全《碑》”;《张督师画像记》。

以折闽人之诘难。新《鄞县志》称之为：“自请去闽，释唐、鲁两王间隔阂。回绍兴后晋侍读兼兵科给事中”。^①说明在平息此争中，苍水公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全祖望是在张苍水史传记载此事的第一人，是得自“先伯母之所传”^②。从“请得辅行”四字中，可看出当时入闽不止张公一人，而且也不是主角，其身份只是“辅行”而已。而在全氏所写的《张公（煌言）神道碑铭》简略成“因请自充报使入闽”，就把历史真实性一定程度地模糊化了，而后者又恰巧成了以后不少历史著作的根据。《鲁之春秋·倪懋熹传》：“时唐鲁争颁诏之礼，越使陈谦入闽而死，闽使陆清源入浙而幽于舟。议募一能者，肃乐荐之。懋熹奉使至闽……”此事亦见于《小腆纪年》所载，云：“唐、鲁颁诏之衅，使臣或被戕，议遣一能者往。懋熹又请行入闽，王大喜……”^③相似记载，亦见于夏燮《明通鉴》。云：“先是浙、闽以争颁诏之嫌，欲遣使而难其人，鲁职方主事倪懋熹请往，果称旨……”^④钱肃乐此时推荐倪懋熹为能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数月前甬上起义抗清时，他就曾派倪懋熹以“三寸舌”促使已降清的王之仁反正，当时称其功过“李抱真之招王武俊也”。^⑤从上述记载可看出，此事发生在“越使陈谦入闽而死，闽使陆清源入浙而幽于舟”之后。鲁王遣都督陈谦入闽，据《台湾外纪》记载是在乙酉九月；陆清源使浙，有记载将其系于丙戌二月，显然有违于历史实情。而《海东逸史》附注采纳《小腆纪年》考证，认为“《明季南略》及《纪年》并以为在钱塘江战后”。“钱塘江战”在乙酉十月。因此此事必发生在乙酉十月，不会超出十一月。因为过此，颁诏之争已不成为关注焦点，江上行朝的关注焦点已转向“正兵、义兵”，“分地、分饷”之争了。新《鄞县志》称：“回绍兴后晋侍读兼兵科给事中。”据《海东逸史·监国纪》，乙酉十一月“以编修张煌言为兵科给事中”，也进一步为以上历史时间提供了佐证。同时也说明此次派遣入闽的使者是倪懋熹，而苍水公是自请以翰林兼行人的“辅行”者。

丙戌（顺治三年·1646）

公在绍兴鲁王监国行朝。时大军（清兵）在前，而内多悍将，众叹悲时事不支，公独慷慨，必矢兴复。酒间歌啸，义形词色，侍者莫不发指冲冠。^⑥

① 《张苍水全集·附录一》，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② 参考《鲒埼亭集·张督师画像记》。

③ 徐鼐：《小腆纪年》卷十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90页。

④ 夏燮：《明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文白对照版，第3005页。

⑤ 《鲒埼亭集·明建宁兵备道金事倪公坟版文》。

⑥ 邵廷采：《东南纪事》，见《张苍水全集》附录《东南纪事·附录逸事》，《全集》第281页。

按:《张苍水全集》之“文外编”,有公之《与林用圭书》一文。审其内容,有“昨见象老题疏,首列尊衔,殊增封事之色”。按:“象老”,即谢三宾。三宾,字象三,故称象老。而谢三宾夤缘入阁,据《鲁纪年》、《海东逸史》等,均谓在乙酉十二月;查伊璜《鲁春秋》甚至系之丙戌二月。^① 据此,该文必在公使闽返回江左后所写。故其中所云:“弟自奉简书还越,虽投闲冷署,亦每以驰驱往来矢石间。否则代庖制敕。”亦正可为后人提供约略窥见公自闽还越后,在江上鲁王监国行朝活动、存在的平台。林用圭,名宏珪,一字函石。《续甬上耆旧诗》卷六十三有《传》。

六月,江上师溃。公与张国维护鲁王过曹江,归别父母妻子,从驾石浦。^②

按:据全祖望《张公名振墓碑》:“监国脱走,至石浦之南田。”

公浮海抵昌国。^③

按:先有“从驾石浦”之记载,又有“浮海抵昌国(舟山)”之自述,皆与当时监国鲁王之行踪密切相关。据《鲁之春秋·张国维传》:“江上诸军闻之皆溃。惟王之仁一旅独全,邀国维入海。国维振旅追扈。(方)国安欲献监国以降,遣人守之,会守者病,监国觉其逆状,召国维、函辉、兵部侍郎谷文光、海门卫总兵王朝鼎、王有诰、左右协副将张国贞、蒋应彪袭守者,斩之。监国得脱,七月朔,次海门卫。初七日,富平将军张名振遣中军方简具舟迎监国航海。”《小腆纪年》亦载:“监国脱方国安之厄,走石浦之南田,(张)名振弃石浦扈从。”这一行动导向,影响着包括苍水公在内的一批从亡者之行踪。从当时形势而论,离开石浦,投奔之目标,自然是就近而且尚有相当军事实力的舟山黄斌卿。但事与愿违,遭到黄斌卿拒绝。《燭火录》卷十六载:“鲁王至舟山,使熊汝霖见黄斌卿,谕以驻蹕意,斌卿拒不纳。王自往城下,斌卿望见麾盖,即发炮石火器,王惊退,浮海走南澳。”而《鲁之春秋》卷一则云:八月,“监国次普陀”。也许南澳即普陀之一小地名,处于舟山主岛以外之海上。故至十月,据《燭火录》载:“鲁王泊舟山外洋,会永胜伯郑彩至舟山,遂奉之入闽。”苍水公不在“入闽”队伍中(考释待后)。于是,又有下续之记载。

又:汎海依肃虜于翁洲。^④

按:“肃虜”,肃虜侯黄斌卿,福建兴化人。崇祯间官至翁洲参将,福王时擢浙

① 据柴德赓:《〈鮑埼亭集〉谢三宾考》,《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4页。

② 《东南纪事·附录逸事》,《张苍水全集》第281页。

③ 公《曹云霖诗集序》:“余自丙戌夏,浮海抵昌国。”

④ 黄宗羲:《张公墓志铭》,以下简称“黄《志》”。

江总兵(《小腆纪年》作江北)。南都亡,遁归。唐王立,得附劝进,并上言舟山地位之重要,王善之,封为肃虏伯,赐剑印,率兵屯舟山,得便宜行事。鲁王监国,以兵来会,进侯。

江干师溃后,公之动向,自来有不同记载。黄《志》所载是其一。全《碑》所载就不同,曰:“公泛海入舟山。道逢富平将军张名振扈王入闽,公从之。……公劝名振还石浦,招散亡……”唯署名全祖望辑之《张忠烈公年谱》却又云:“适永胜伯郑彩至,联艘而行,公留舟山。”^①竟与全《碑》所载不同,难怪有人怀疑《年谱》是后人托名之作。但正因为出现如此相异记载,提醒后人,此《年谱》也绝非随意抄袭之作,不应该完全否定它的价值。后来有关之历史著述,多采全《碑》。如《小腆纪年》、《光绪鄞县志》,及一九九六年新编《鄞县志》,均从全氏说。其焦点是:丙戌秋冬,公有否去过福建。今用黄《志》说,是认为当时公留在舟山,没有随张名振去福建。这绝非随意猜测,有以诗为史的公之《奇零草》集中的诗篇为证。浙闽沿海交界处福建一侧,有沙埕者,也称沙关。凡船进沙关,就算进入了福建。公之第二次、第三次进入福建,在《集》中都有明确反映。丙申八月,舟山再次被清兵攻陷。公离开舟山入闽,驻师秦川。秦川,在沙关以南。公有诗云:“每拥麾幢欲泪潸,萍踪无奈又三山。”(三山,原为福州别名。然此三山,亦可能即指秦川)这一“又”字,明白告诉读者,公已经是第二次到三山,也就是第二次以海上抗清义师入闽。五年后。辛丑冬,为了劝阻郑成功进军台湾,公又一次入闽海,次于沙关。公有诗题为《三过沙关》,云:“五载真如梦,秦川恨旧游。”这是紧接五年前第二次下闽海后的第三次入闽,故其诗以《三过沙关》为题。现有《奇零草》集,找不到反映公第一次入闽的诗。但另有一首题为《辛丑除夕,行营沙关》诗,有“十年三度到闽关”句,无意中提供了公第一次入闽海时间。从辛丑上推十年,是辛卯,也就是舟山第一次被清兵攻陷。当时,公曾随张名振扈监国鲁王,从舟山南下闽海。由此证明,在这一年以前,公没有进入过福建海上。从而也证明黄《志》记载是可信的。另据黄宗羲《行朝录·鲁王监国纪年》,丁亥正月,鲁王监国在福建长垣,对以兵来会者依次序官,只有张名振为定西侯,而不见有张煌言,也与全《碑》所言“道逢富平将军张名振扈王入闽,公从之”不符。

丁亥(顺治四年·1647)

正月,监国鲁王以公为右金都御史。^②

① 见于《张苍水全集·附录》,《全集》第206页。

② 徐鼐:《小腆纪年》卷十四,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25页。

公在舟山,尔时张侯侯服(名振)与黄侯(斌卿)同据守昌国。公以右金都御史奉命持节护张侯军。^①

按:张名振随永胜伯郑彩扈鲁王监国入闽,封定西伯。会郑成功起兵海上,以唐鲁旧嫌,不奉监国,仅修寓公之敬于王而不为用。名振受公之劝返浙,及还,而石浦已被清军所占,乃之翁洲依黄斌卿。又据梨洲《海外恸哭记》“时张名振在南田。”可见,舟山是地域总称,名振实驻南田。

四月,松江提督吴胜兆请以所部来归,公以右金都御史持节监定西侯军以援之。至崇明,飓风覆舟。公愿于房师故诸暨令家以免,得间道归海上。^②

按:吴胜兆,本明将,降清得官松江提督。长洲诸生戴之俊客其所,教以反正复归于明。阴遣人约舟山黄斌卿合力取南都。斌卿犹豫不欲应,惟沈廷扬导张名振军至崇明,泊鹿苑。在此期间,胜兆谋事不密,事泄,败局已定。又遭十四日夜飓风覆舟。天也!人也!此次松江之援以舟覆师溃告终,亦属在劫难逃。“得间道归海上。”^③“间道”,本指僻径、小道。《史记·楚世家》:“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显然,含有不是径直,而是绕道意。故有《东南纪事》、《清史稿》等史籍所载:“经黄岩时,遭清兵追围,公以数骑突出,自是益习骑射。”看来亦事出有因,决非无根之说。

公间道归海上之过程,因书出有间,至今仍不够具体透明。据《明通鉴·附篇》第四卷载:“遂泛海由崇明抵福山以覘变,舟泊鹿苑,飓风大作,军士溺死者半。会大兵(清兵)在岸上大呼‘降者不死’。名振与监军御史张煌言、侍郎冯京第,皆杂降卒中逸去。”其实此仅为间道归海上之开端。因为已是清朝统治之天下,仍保持着一身故国衣冠装束的张公等,而且已是陆上,一举一动都不是易事。其中张名振,据《燭火录》载:“名振兵败于福山,与张煌言同登陆,行不十余里,见一庵,有琉璃灯,叩门入,告以故,僧为削发,易服而逃,得归舟山。”而苍水公所获机遇。据全《碑》所载则又是另一情形,云:“有百夫长者识公,导之使走,乃得至公之故壬午房考知诸暨钱氏。”显然,全氏是根据黄《志》。黄《志》接下则云:“得间道归海上。”关键是如《东南纪事》、《清史稿》所载,公间道归海上曾取道黄岩,并遇清兵围攻,途中费时肯定多于张名振和冯京第。名振何时至舟山,暂时尚缺乏明确佐证;而冯京第之再见于舟山,则有记载:“丁亥六月,(李文纘)由天台入舟山,欲从监国于

① 公《曹云霖诗集序》。

② 黄《志》。

③ 全《碑》作“七日间道复归翁洲”。

闽，御史冯京第劝其联络山寨，为监国援……”^①说明一个月后，冯京第就已在舟山再现。至于苍水公，有明确时间可考公已在舟山的文献记载，则只能是公写于丁亥的诗：《九日，陪安昌王、黄肃虏虎痴、张定西侯服、张太傅颢渊、朱太常闻玄、徐给谏闇公及沈公子昆季登锁山和韵（丁亥）》。九日，重阳节九月初九日，这是一首重阳登高活动的诗。诗中有“鳌背霜寒菊自开，欣看萸佩宴吹台。”“香冷金华双使至，秋明玉树二难来。”“双使”不知指谁，但诗中物候则完全与重阳秋色相符。从以上可知，丁亥四月师溃福山，一直要待五个多月后，苍水公才再现于舟山。当然也不能证明一定要待九月重阳才至舟山。

秋，公在舟山。^②

按：徐孚远在《奇零草序》中所说之“南国”，指舟山。有以上已提及公之《奇零草》诗集写于丁亥、题为《九日，陪安昌王、黄肃虏虎痴、张定西侯服、张太傅颢渊、朱太常闻玄、徐给谏闇公及沈公子昆季登锁山和韵》为证。诗中有：“鳌背霜寒菊自开”，及“秋明玉树二难来”句，表明此诗写于丁亥秋。与徐氏在《序》中所言“相见南国”相符。

以上公之诗句，证明了此诗写于丁亥秋；但尚未能证明此诗写于舟山。要达到后一目的，还必须从诗题所涉及人物与舟山的政治地缘关系着手。诗题涉及七位人物，现行宁波出版社版《张苍水全集》对其中六位，即除了张定西侯（名振）外，都附有人名注释，至于张定西侯（名振），校点出版者认为他与舟山的政治地缘关系是读者所共知，无须注释。至于安昌王和黄虎痴，《全集》注释大致也足以解决问题。沈公子昆季，对解决问题关系不大，暂且从略。关系较大的是张颢渊、朱闻玄、徐闇公三位。据黄宗羲《海外恸哭记》载：“三人皆依周鹤芝于海口，海口既陷，故北至舟山，依黄斌卿。”海口陷，在丁亥四月；《海外恸哭记》记载也系于丁亥四月，可证三人是同时避地于舟山的。张颢渊，即张肯堂。自今年夏季避地舟山，直到辛卯九月舟山被清军攻陷而殉难，一直没有离开过舟山。有关内容在下条笺注将再提及。朱闻玄，即朱永祐，闻玄是别号。抗清复明志士，南直隶松江府上海人。南都失陷后，参加松江起义；事去，弃家航海至闽。受张肯堂荐监周鹤芝水师。丁亥四月，海口复而又失，公浮海至舟山，也一直到了辛卯九月殉难未曾离开过舟山。^③徐给谏闇公，即徐孚远。反清复明志士，松江华亭人。钱忠介公入觐，再出师。徐公周旋诸义旅间，欲令协和共事，而悍师如郑彩、周瑞之徒不听，徐公劝忠介早去。时诸军方下福宁，围长乐（徐公建议应此前）忠介望其成功，不用徐公

① 李聿求：《鲁之春秋·李文纘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徐孚远：《奇零草序》：“余于丁亥秋始与余同年少司马玄箸相见南国”。

③ 参考全祖望：《上海朱公事状》。